

## 国家图书馆藏傅雷手稿的保存、保护与利用

□ 孙俊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2023 年 4 月 7 日是傅雷先生诞辰 115 周年纪念日，当天起，“赤子情怀 经典流芳”纪念傅雷诞辰 115 周年系列活动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纪念活动包括：由傅雷家乡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党委和政府捐赠的傅雷铜像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东草坪举行落成典礼，举办傅雷手稿展、纪念座谈会以及“傅雷杯”少儿绘画大展等。笔者有幸参加了纪念座谈会并作了发言，简要回顾了 15 年来国家图书馆在傅雷手稿保存、保护和利用方面所做的工作，同时对未来也有一些展望和规划。本文即在发言稿基础上修改而成。



图 1 傅雷铜像 2023 年 11 月 8 日（笔者摄）

### 一、国家图书馆藏傅雷译著手稿概况

国家图书馆藏有 31 种傅雷先生手稿。其中 29 种为 2008 年傅聪、傅敏先生捐赠，还有 2 种是上世纪 50 年代巴金先生捐赠的。从内容上看，除《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为编著作品外，其余均为翻译作品。以下分别对傅雷手稿的写作时间、用笔、用墨、用纸、装帧、保存状况等做一个简要说明。

写作时间最早的是编写于1934年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其余手稿均写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晚的一部手稿《幻灭》，定稿于1964年。

大部分手稿采用钢笔书写。钢笔书写的手稿有25种，毛笔书写的有6种，个别稿件上还有少量铅笔修改。用墨主要为蓝黑墨水、碳素墨水、墨汁、红墨水，以及极少量的纯蓝、紫色墨水。

用纸主要是机制纸。傅雷先生有专门的定制稿纸。《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所用稿纸上印有“疾风文稿”字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所使用的稿纸印有“疾风迅雷楼”字样。此外，《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稿本是直接在出版物上修改而成的。

傅雷手稿大多为散叶。装订成册的仅有4种，包括线订2种，圆头长尾金属钉订装2种。《约翰·克利斯朵夫》原书的订线已经散脱，因而也成了散叶状态。

整体上来看，傅雷手稿保存状况较好。但由于纸张主要为机制纸，已经明显发黄、脆化。加之主要为钢笔书写，而且墨色多样，有的墨迹已经褪色。此外，少量纸张还存在边缘破损、卷边、折角等情况，个别页面原先粘贴有用于修补的胶条，已经发黄、发硬。

## 二、手稿保存、保护

以下介绍国图在傅雷手稿保存、保护和利用方面所作的工作。

### （一）原生性保护

多年来，国图一直在开展名家手稿纸张脆化研究及保护工作，包括：手稿库房的温湿度和空气质量追踪、监测，名家手稿的装具调研，塑料装具对文献的影响研究，充氮实验研究，以及研究各种保护措施对字迹的影响，等等。

从大环境来看，傅雷手稿存藏于恒温恒湿的善本库房中，外部环境是良好适宜的。从微环境来看，傅雷手稿使用的还是临时装具，每种手稿用宣纸包裹，存放于文件袋内。根据文献保护组调研成果以及在实际过程中对多种装具的使用效果对比，我们准备采用古籍六合函套作为傅雷手稿装具。

修复方面。对于确实需要使用的傅雷手稿，为避免使用过程中的二次伤害，古籍馆做了修复加固。如2016年“赤子的世界——傅雷夫妇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展”需要展陈《都尔的本堂神甫附比哀兰德》定稿，我们评估了原稿状况，提出了修复需求。文献修复组修整了手稿封面，调整了装错的页次，用宣纸垫衬并包裹了原来用于装订的金属钉。傅敏先生在参观展览时，一眼就看出来这件手稿精心修复过。



图2 《都尔的本堂神甫附比哀兰德》(修复前封面)



图3 《都尔的本堂神甫附比哀兰德》(修复后封面)



图4 《都尔的本堂神甫附比哀兰德》(修复前封底)



图5 《都尔的本堂神甫附比哀兰德》(修复后封底)

我们计划结合傅雷手稿装具更换，采取两方面的修复措施。一是对个别手稿重新装订。如《幻灭》定稿，现为散叶，但纸张上留有以往装订过的圆孔，我们准备将其恢复到册装形式。二是对部分页面进行必要的修复处理。如修复加固边缘破损的纸张，展平折角或卷边处，揭除胶条等。

## (二) 再生性保护

在完成手稿整理编目的基础上，我们开展了手稿的扫描数字化工作。扫描数字化成果方便研究、利用，同时能够减少对原件的使用，起到对原件的保护作用。2010年，31种手稿全部完成了扫描数字化。

2012年，国家图书馆网站华夏记忆频道设立“名人专藏馆”，第1期推出“洁白的丰碑——傅雷”专题，内容包括线上展览和“傅雷手稿全文影像数据库”。数据库包含馆藏全部傅雷手稿。名人专藏馆此后又推出了陈垣、郑振铎专藏数字化专题数据库。目前准备推出阮章竞专题数据库。我们计划未来进一步扩充，实现数据库的可持续更新，更好地发挥名家手稿的价值。

### 三、展览等文化推广

文化推广方面。国图曾多次主办与傅雷先生有关的展览，也与上海浦东图书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等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提供过展览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今后，我们将持续跟进与充分吸收傅雷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挖掘各类文献的史料价值，在适当时候推出严谨客观、翔实生动、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精品展览。同时，也将继续积极支持各单位的傅雷研究和推广工作。

### 四、征集工作

作为馆藏文献采访的补充途径，我们一直密切关注拍卖市场。凡是拍卖图录上标注为傅雷先生的手稿，我们都会去看预展，也会邀约傅敏先生一起去看，当然文献有可靠的，也有不可靠的。2017年，中国书店春拍出现了傅雷《翻译经验点滴》手稿，是他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文章，仅有5叶，该稿最终以62000元的成交价“花落别家”。在此也呼吁社会各界共同襄助傅雷先生手稿入藏国图。



图6 2016年参观“赤子的世界——傅雷夫妇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展”合影留念  
(右起：时任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陈力，傅敏、陈哲明夫妇)

## 五、其余的话

纪念日当天，傅敏夫人陈哲明女士作为傅雷亲属代表参加了活动。我很小心地问起：“傅敏先生还好吗？”陈老师忍了很久没说话，其实我也很怕听到答案。终于，她含着泪说：“他不好。”我当时就决定要赶紧去看看傅敏先生。

2023年4月15日，我和赵大莹代表古籍馆到上海仁济医院看望了傅先生。5月10日，我又去了一趟上海，傅先生已回到航头的家中。那时他瘦得更可怜了，陈老师说护工阿姨一只手都能把他抱起。我想着以后多找机会去看看先生吧。没想到5月19日晚上，就收到了傅先生驾鹤西归的消息。泰山其颓，哲人其萎。国家图书馆的同仁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师长。还记得2008年在布置“洁白的丰碑”展览时，我将傅雷先生的好几页手稿重叠摆放成了扇形，自以为很好看。傅敏先生提醒，最好将手稿摆正，把压住的手稿展开，尽量把完整的信息呈现给观众。这条建议是很朴素、务实、真诚的，令人感动。这份沉甸甸的真诚和信任，也会继续鼓励国图人做好傅雷著译手稿的保存、保护以及文化推广工作，让广大读者能够更好地共享这一全社会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